

散文选

第四册

46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散 文 选

第 四 册

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

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主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散 文 选

第 四 册

(共四册)

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

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主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625 字数 323,000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5,000 本

统一书号: 7150.2201 定价: 1.25 元

目 录

朱 德

母亲的回忆.....	1
------------	---

丁 玲
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.....	6
田保霖.....	17
三日杂记.....	25

周而复

黄土岭的夕暮.....	39
围村.....	45
诺尔曼·白求恩断片.....	49
海上的遭遇.....	80

沈 重

棋盘陀上五壮士.....	94
--------------	----

周 游

冀中宋庄之战.....	102
-------------	-----

黄 既

关向应同志在病中.....	114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穆 青	
雁翎队.....	122
葛陵 朱寨	
平原上.....	127
周元青	
解救.....	136
韩 塞	
“不要杀他”.....	150
丁 奋	
没有弦的炸弹.....	157
冠 西	
南北岱岗保卫战.....	166
李 后	
宋纪柳.....	174
冯仲云	
抗联的父亲——老李头.....	182
郑 笃	
英雄沟.....	187

袁 潮

- 李家沟反维持记..... 210

朱 襄

- 天水岭群众翻身记..... 244

《冀中一日》(选一)

- 边 藩：《她》..... 256

廖承志

- 遥 献..... 258

闻一多

- 文艺与爱国——纪念三月十八..... 262
可怕的冷静..... 264
“一二·一”运动始末记..... 267
最后一次的讲演..... 270

刘白羽

- 绿..... 273
同志..... 277
人民与战争..... 281
漂河口杂记..... 285
沸腾了的北平城..... 291

华 山

- 窑洞阵地战..... 295

碉堡线上.....	306
承德撤退.....	339
其塔木战斗的英雄们.....	345

曾 克

沙原上.....	356
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.....	359
典狱长党鸿魁.....	367

陈学昭

佳节.....	372
过同蒲路.....	374
在一个铁路员工的家里.....	378

严 辰

搜查.....	384
在城郊前哨.....	388

李 立

井冈山，我又看到你！.....	40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洪 林

一支运粮队.....	411
------------	-----

韩希梁

让蒋介石去哭泣吧.....	45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母亲的回忆

朱 德

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我很悲痛。我爱我母亲，特别是她勤劳一生，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。

我家是佃农，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，在“湖广填四川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。世代为地主耕种，家境是贫苦的，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。

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，因为家境贫穷，无法全部养活，只留下八个，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。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、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！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。可是她的时间大半给家务和耕种占去了，没法多照顾孩子，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。

母亲是个“好劳动”。从我能记忆时起，总是天不亮就起床。全家二十口人，妇女们轮班煮饭，轮到就煮一年。母亲把饭煮了，还要种田种菜，喂猪养蚕，纺棉花。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，还能挑水挑粪。

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，我们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，到八九岁时就不单能挑能背，还会种地了。记得那时我从学堂回家，母亲总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，我就悄悄把书本一放，挑水或放牛去了。有的季节里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，一到农忙便整月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。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。

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。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，却很舒服。我们把桐子榨油来点灯。吃的是豌豆饭，菜饭，红薯饭，杂粮饭，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，这种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，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吃起来有滋味。赶上丰年，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，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。母亲亲手纺出线，请人织成布，染了颜色，我们叫做“家织布”，有铜钱那样厚，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，老二老三接下来穿还穿不烂。

劳动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。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，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，不耕田就会害病，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。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，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。每年除夕，分派好一年的工作以后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就第一个起身烧火做饭去了，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，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，喂猪的喂猪，砍柴的砍柴，挑水的挑水。母亲在家庭里极能够任劳任怨，她的和蔼的性格使她从没有打骂过我们一次，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。因此，虽在这样的大家庭里，长幼叔伯妯娌相处都很和睦。母亲同情贫苦的人——这是她朴素的阶级意识——虽然自己不富裕，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。她自己是节省的。父亲有时吸点旱烟，喝点酒，母亲管束着我们，不允许我们沾染上一点。母亲那种劳动简朴的习惯，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，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年前后，四川连年旱灾，很多农民饥饿破产。农民不得不成群结队去“吃大户”。我亲眼见到六七百著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被所谓“官兵”一阵凶杀毒打，血溅四五十里，哭声动天。在这样的年月里，

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，仅仅吃些小菜叶，高粱，通年没有吃过白米。特别是甲辰（一九〇四）那一年，地主欺压佃户，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，因为办不到，就趁大年除夕，威胁着我家要退佃，逼着我们搬家。在悲惨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家人都哭泣着连夜分散。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，人手少了，又遭天灾，庄稼没有收成，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。母亲没有灰心，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，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加强烈了。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，以及我亲眼看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，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，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。

我不久就离开了母亲，因为我读了书。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，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。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，衙门差役的横蛮，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要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“支撑门户”。我念过私塾，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考了科举，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。这个时期的学费，都是东挪西借来的，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，直到我后来在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我从成都回来，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，一年回家二三次去看母亲。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很厉害，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，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。我下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脱离家乡，远走云南参加了新军和同盟会。我到云南后，从家信中知道，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，还给我许多慰勉。

从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到现在，我再没有回过家一次，只在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），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去，但是他俩劳动惯了，离开土地就不舒服，所以还是回了家，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，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。

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，我的思想也继续的向前进步。当我发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，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了，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。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生活。抗战以后，我才能和家里通信。母亲知道我们所做的事业，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。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，依然在家里过着劳苦的农妇生活。七年中间，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。母亲年老了，但她永远想念着我，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。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：“祖母今年已八十有五，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，饮食起居亦不如前，甚望见你一面，聊叙别后情景。……”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，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。

母亲最大的特点，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。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。虽到老年，仍然热爱生产。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：“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，近年不比往年健康，但仍不辍劳作，尤喜纺棉。……”

我应该感谢母亲，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，我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饱尝艰苦，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，再没有感到困难和被困难吓倒。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劳动的习惯，使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。

我应该感谢母亲，她教给了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，鼓励我走上以后的革命道路，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了：只有这种知识，这种意志，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。

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，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，这个悲哀是无法补救的。母亲是一个“平凡”的人，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，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

造着中国的历史。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？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，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——中国共产党，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。

愿母亲在地下安息！

（选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

丁 玲

“说瞎话咧！娃娃，甭怕，说老实话，咱是一个孤老太婆，还能害你？”

一个瘪嘴老太婆，稀疏的几根白发从黑色的罩头布里披散在额上，穿一件破烂的棉衣，靠在树枝做的手杖上，亲热的望着站在她前面的张皇失措的孩子；这是一个褴褛得连帽子也没有戴的孩子。她又动着那没有牙齿的嘴，笑着说：“你是……嗯，咱知道……”

这孩子大约有十三岁大小，骨碌碌转着两个灵活的眼睛，迟疑的望着老太婆，她显得很和气很诚实。他又远远的望着无际的原野上，没有一个人影，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一抹一抹的暮烟轻轻的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模糊了远去的、无尽止的大道，这大道也将他的希望载得很远，而且也在模糊起来。他回过头来又打量着老太婆，再一次重复他的话：

“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么？”

“不，咱没听见枪声，也没有看见什么人，还是春上红军走过这里，那些同志才真好，住了三天，唱歌给我们听，讲故事。咱们杀了三只羊，硬给了我们八块洋钱，银的，耀眼睛呢！后来东北军也跟着来了，那就不能讲，唉……”她摇着头，把注视在空中的眼光又回到小孩的脸上。“还是跟咱

回去吧，天黑了，你往哪儿走，万一落到别人手上，哼……”

一步一拐她就向前边走去，有一只羊毛毡做的长统袜筒笼着那双小脚。

小孩子仍旧凝视着四围的暮色，却又不能不跟着她走，而且用甜的语声问起来了：

“好老人家，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？”

“一个儿子，帮别人放羊去了，媳妇孙女都在前年死光了。前年死的人真多，全是一个样子病，知道是什么邪气？”

“好老人家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来？”

“我有一个侄女生产，去看了来，她那里又不能住，来回二十多里地，把咱走坏了。”

“让我来扶着你吧。”小孩子跑到前边扶着她，亲热的仰着脖子从披散着的长发中又来打量她。“村上有多少人家呢？”

“不多，七八户，都是种地的苦人，你怕有人会害你么？不会的。到底你是怎样跑到这里来的？告诉我，你这个小红军！”她狡猾的映着无光的老眼，却又很亲热的用那已不能表示感情的眼光抚摩着这流落的孩子。

“甬说那些吧。”他也笑了，又轻声的告诉她，“回到村子里，就说是捡来的一个孩子算了。老人家，我就真的替你做儿子吧，我会烧饭，会砍柴。你有牲口么？我也会喂牲口……。”

牲口，小孩子回忆起那匹枣骝色的马来了。多好的一匹马，它全身一个颜色，只有鼻子当中一条白，他就常常去摸它的鼻子，望着它，它也望着他，轻轻的喷着气，用鼻尖去触他。多乖的一匹马，他喂了它半年了，它是从蛮子地得来的，是政治委员的，团长的那匹白马也没有它好。他想起它来了，他看见那披拂在颈上的长毛，和垂地的长尾，还有那……

他觉得有一双懂事的、爱着他的马眼在望着他，于是泪水不觉一下就涌上了眼脸。

“我喂过牲口的！我喂过牲口的！”他固执的、重复的说了又说。

“呵，你是个喂牲口的，你的牲口和主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却落到这里！”

慢慢的两个人便来到一个沟口了。沟里错错落落有几个窑门，还有两个土围的院子，他牵着她在一个斜路上走下去，却不敢做声，只张着眼四方搜索着。沟里已经黑起来了，有两个窑洞里已经露出微明的灯光，一匹驴子还在石磨边打圈，却没有入。他们走过两个窑洞前，从门隙处飘出一阵阵的烟，小孩子躲在她的身后，在一个窑门前停下了。她开了锁，先把他让了进去。窑里黑魆魆的，他不敢动，听着她摸了进去，在找着东西。她把灯点上了，是一盏油灯，有一点小小火星从那里发出来。

“不要怕，娃娃！”她哑着声音，“去烧火，让我们煮点小米稀饭，你也该饿了吧？”

两个人坐在灶前，灶里的火光不断的舔在他们脸上，锅里有热气喷出来了，她时时抚摩着他。他呢，他暖和了，他感到很饥饿，而且他知道在今天晚上，可以有一个暖热的炕，他很满意；因为疲倦，一个将要到来的睡眠已很厉害的袭着他了。

陕北的冬天，在夜里，常起着一阵阵的西北风。孤冷的月亮在薄云中飞逝，把暗淡的水似的光辉，涂抹着无际的荒原。但这埋在一片黄土中的一个黑洞里，却正有一个甜美的梦在拥抱这流落的孩子：他这时正回到他的队伍里，同司号兵或宣传队员在玩着，或是就让团长扭他的耳朵而且亲昵的

骂着：“你这锤子，吃了饭为什么不长呢？”也许他又正牵着枣骝色的牡马，用肩头去抵那含了嚼口的下唇。而那个龋龋褴褛的老太婆，也远离了口外的霜风，沉沉地酣睡在他的旁边。

“我是瓦窑堡人。”村上的人常常有趣的向孩子重述着这句话，谁也明白这是假话。尤其是几个年轻的妇女，拈着一块鞋片走到他面前，摸着 he 冻得有裂口的小手，问他：“你到底是哪搭人，你说的话咱解不下嘛！瓦窑堡的？你娃娃哄人咧！”

孩子跟在后边到远处去割草，大捆的压着，连人也捆在了里边似的走回来。四野全无人影，蒙着尘土的沙路上，也寻不到多的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，依着日出日落，他辨得出方向。他热情的望着东南方，那里有着他的朋友，他的亲爱的人，那个他生长在里边的四方飘行着的他的家。他们，大的队伍到底走得离他多少远了呢？他懊恼自己，想着那最后一些时日，他们几个马伕和几个特务员跟着几个首长在一个山凹子里躲飞机，他藏在一个小洞里，倾听着不断的炸弹的爆炸，他回忆到他所遇的许多次危险。后来，安静了，他从洞中爬了出来，然而只剩他一人了。他大声的叫过，他向着他以为对的路上狂奔，却始终没遇到一个人，孤独的窜走了一个下午，夜晚冷得睡不着，第二天，又走到黄昏，才遇着了老太婆。他的运气是好的，这村子上人人都喜欢他，优待他，大概都在猜他是掉了队的红军，却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。但运气又太坏了，为什么他们走了，他会不知道呢？他要回去，他在那里过惯了，只有那一种生活才能养活他，他苦苦的想着他们回来了，或是他能找到另外几个掉队的人。晚上他又去汲水，也没有一点消息。广漠的原野上，他凝视着，似乎有声音传来，是熟悉的那点名的号声吧。

隔壁窑里那个后生，有两个活泼的黑眼和一张大嘴，几

次拍着他的肩膀，要他唱歌。他起始就觉得有一种想跟他亲热的欲望，后来才看出他长得很象他们的军长。他只看到过军长几次，有一次是在行军的路上，军长休息在那里，他牵马走过去吃水。军长笑着问过他：“你这个小马伕是什么地方人？怎样来当红军的？”他记得他的答复是：“你怎样来当红军的，我也就是那样。”军长更笑了：“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？”他又听到军长低声的对他旁边坐的人说：“要好好教育，这些小鬼都不错呢。”那时他几乎跳了起来，望着军长的诚恳的脸，只想扑过去。从那时他就更爱他。现在这后生却长得跟军长一个样，这就更使他想那些走远了去的人群。

有人送了包谷做的馍来，还有人送来了一碗酸菜。一双羊毛袜子也穿在脚上了，一顶破毡帽也盖在头上了。他的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，不敢拿出来。大家都高兴的来盘问着，都显着一个愿望，愿望他能说出一点真心的话，那些关于红军的情形。

“红军好嘛！今年春上咱哥哥到过苏区的，说那里的日子过得好，红军都帮忙老百姓耕田咧！”

“你这么一个娃娃，也当红军，你娘你老子知道么？”

“同志！是不是？大家都管着这么叫的。同志！你放心，尽管说吧，咱都是一家人！”

天真的、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。象这样的从老百姓那里送来的言语和颜色，他是常常受到的，不过没有想到一个人孤独的留在村上却来的更亲热。他暂时忘去了忧愁，他一连串解释着红军是一个什么军队，重复着他从小组会上或是演讲里面学得的一些话，熟练的背着许多术语。

“红军是革命的军队，是为着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